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20季)

晒稿网址:sg.h.cqwb.com.cn/index.php 邮箱: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
建设银行在行动

乡/村/故/事

生生不息的古井



向军

梭在田埂上的流浪狗放缓四蹄,机警地观察着动静…… 村子里的动态,与古井的恬静,构成动静结合的美丽乡村图。

现在,村里的年轻人进军城里,在城里买了新房,安了家。不少老人,辞别古井,跟随子女生活,换个场景,接送孩子,买菜煮饭。留下的老人,故土情节深,他们在四季的轮回中重复劳作,但是,不再像原来那样,一背太阳一背雨地拼命种庄稼,而是把种蔬菜当锻炼。少数勤劳的老人,种上时令蔬菜,种上稻谷、玉米、红薯、土豆,一年喂一两头粮食猪,养起鸡、鸭、鹅,供应城里子女地道的老家味道。“有时摘了菜,就近用井水淘淘,仿佛又多了几分乡情。”

自来水进村,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方式。古井,失去往日的风采,从此沉寂。张家院子的村居民舍,随时代更迭,伴着城镇化的快节奏,仿佛一夜之间,当初的寒舍、陋室,不知不觉就被小洋楼,小别墅替代。血管般的自来水管,钻进每家每户的厨房、卫生间,当初挑过的水桶,默默退出历史舞台,被束之高阁。

古井,在日新月异的村子静守安详。几位自觉淘井人,被岁月涤荡得不见踪影,唯有赵先生,闲着无事时,偶尔独自来到井边,望着幽深的古井发呆。古井,赵先生心里的活物,是张家院子最好的风水之一。

“朱子曰:……邑乃可改,井不可移,安身勿动,守道无亏,所作于人,且宜修之……”城乡可以改迁,但水井不可挪移,井水并不因汲取而枯竭,有水注入也不盈满。君子修身养德,亦应像古井那样,始终如一,不枯竭、不满盈,恒常自己的德行,以至“无波古井水,有

节秋竹竿”。这口古井,是千万个乡村老家古井的缩影。

站在古井旁,举目张望,这里的一切,是那么亲切,又那么遥远。我的思绪,像一股源源不断的清泉,涌向渝东南乡下的老家,涌向寨子前那口年代久远的古井。我扪心自问:是不是该抽出时间,怀着检视、总结、反省、感恩的态度,老老实实清淘一下滋养过我的古井。

一口古井,承载着众多乡下人共同的情愫,它像心口上的一道胎记,让人抹不去,忘不掉。

掬一捧古井里的水,细嚼慢品,甘甜、清凉的味道丝丝入扣,满口弥漫,沁润着城里的乡下人。

时光如古井,井下是生活的背景和底色,井上是镜面和脸庞,复杂的表情和清晰的皱纹,在平凡的日子里渗透、沉积。岁月的皱纹,在井口微澜,泛起连串的省略号,似乎在告诫背井离乡的人:不能任其向心里滋长,以致成为健忘者、迷失者。

井者,静也。伫立井口,对着井面照一照,内心平静,生命的血液,如井底的泉水,汨汨流淌,井然有序,生生不息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
媒体作家协会副秘书长)



凡/人/素/描

男媒婆袁明召



袁勇

天寒岁暮,三五文朋诗友偶聚暖室“猫冬”,品茗闲聊。说起“红娘”话题,让我不禁想起了老家有个“男媒婆”,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“资深媒人”。他用自己的善良和智慧,为别人搭起了一座通往幸福的桥梁,成就了无数美好的姻缘。他的故事,如同冬天的暖阳、春天的花朵,充满了温暖与浪漫,为家乡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和快乐。

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婆,没有婀娜的身姿,没有巧舌如簧的言辞。但他几十年如一日扮演着“红娘”的角色,“赤绳系定”了一对又一队青年男女喜结连理,是老家远近有名的男性媒人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男媒婆”。男媒婆名叫袁明召,是老家乡下邻居,他住坝坎下房,同宗同姓,论辈份管他叫祖祖(曾祖),一般我们都称他“老辈子”。从我记事起,就对他的过往,奇闻异事特别感兴趣。

他给我的印象:貌不出众,身体微胖,一米五几的个头,黑黝黝的脸,一副地地道道庄稼汉模样。要说有什么特别,那就是他的嘴唇不厚,会说话底气足,尤其是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和他年龄很不相称。一双旧解放鞋、一身发旧的黑色或深蓝色中山服是他的标配,脸上永远挂着和煦的微笑。

记得有一次,大坝山那边一对大龄青年男女,不知何故,一直

没有谈成恋爱。双方的父母都着急操心。袁明召得知后,星夜兼程赶来,只为期盼他俩握手言和。他还主动当起了他们的“月下老人”,很快这对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

古往今来,有道是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男媒婆袁明召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野马,穿梭奔波于十里八乡;像传说中的“媒神”一样,观察红线又该系在何方?活脱脱一位“月下老人”形象。难怪在乡亲们心目中,他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为村里增添了色彩和活力。那些年,袁明召成人之美,自己都记不清为多少人牵上了“红线”?他常常弱弱一句“也有上百对吧”,却始终没有给自己找对象。有一天,他从外地回来,身后跟着一位容貌清秀的姑娘。有人见状,老远就大声嚷嚷“快来看哟,老辈子抱福不浅啊,总算领了一个漂亮的回来”。他一听急了“莫乱说,莫乱说,这是介绍给隔壁湾王家大公子的对象”,弄得那姑娘一脸娇羞,哭笑不得。

老家“男媒婆”的美德和善举,深深地烙印在乡亲们心中。如今他住进了镇福利院,他老了,背驼得很厉害,高寿八十有五,仍孑然一生。前不久,我专程去看望他,几位耄耋老人都伸出大拇指,夸他“依然热心为大家服务,在这里,还牵线成功了十几对呢”,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和敬重啊!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生/活/随/笔

柚乡之乐



焦芬

立冬之日刚过,我们老年大学葫芦丝基础班受提升班的邀请,去长寿区邻封镇进行户外教学活动。邻封镇地处长寿区东部,有“沙田柚之乡”的美称。在这柚子飘香、柚子成熟的时节,我们的户外教学活动,首选就是这里。

小车在高速路上奔驰,然后在长寿湖下道,再进入邻封镇。从踏进这条路的那一刻起,我一下就嗅到了柚子的味道,也看到公路两旁一个个向我们微笑招手的柚子,好一派丰收的景象!

当我们一行同学到达邻封观景台时,一尊巨大的拱形石门上写着“中华柚乡”四个大字,在阳光的照耀下,泛着金光。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,直奔到这片空旷的土地上。

在葫芦丝班主任罗宁老师的讲解下,我们按照要求,站好队列,等待着活动的开始。罗宁刚退休不久,他原是长寿区乡镇文化专干,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师。尤其是在给我们葫芦丝基础班上课时,他总是微笑着给我们讲解、演示。而且在上课前,他也总是用“音阶拳”“手指拳”让大家练习指法和互动,尽量让我们提高激情和兴趣。我们这些零基础的学生,在他的引导和指教下,也悟出了葫芦丝的很多道理和方法。

我们两个班的全体同学,站在“中华柚乡”石拱门前,在罗宁老师的指挥下,手握葫芦丝,欢快、轻松地吹起了第一首曲子《沂蒙山好风光》。这是一首山东民歌,每当听到这首歌时,人们都会对自己家乡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情感。随着这首曲子的吹响,我眼里邻封镇这片土地上,那山、那水、那人和灿烂的文化,多么美好。

在陈班长的指挥下,我们也吹起了《东方红》《沂蒙山好风光》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提升班吹得好,但我们个个都精神抖擞,更加坚定对葫芦丝的喜悦和向往,心里暗自发誓,一定要把葫芦丝学好。接着,陈班长给我们表演了独舞《手拿碟儿敲起来》,那筷子和盘子,在她灵动的手里,如泣如诉。再下来,就是何同学带给我们表演的藏族独舞《太阳姑娘》,用她那欢快柔美、活泼奔放的舞姿,把整个户外教学活动推向高潮。

同行的几位长寿知名摄影家,一会儿跑前跑后调整队列,一会儿又换着角度进行抓拍。还有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无人机,一会儿高,一会儿低,有序地进行拍摄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的精彩画面和欢乐场景。最后,在一曲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大合奏中,我们圆满地结束了这次邻封户外教学活动。

站在高高的柚乡观景台上,那曲折蜿蜒的龙溪河,在阳光的映衬下,仿佛一条流动的碧玉带儿,怎不叫人浮想联翩!这就是我爱恋的家乡!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老/重/庆

绿阴轩的千年畅想



王承军

2018年盛夏,我交流到彭水工作,每天上下班要路过一处名为“绿阴轩”的休闲亭。“绿阴轩”是黄庭坚(号山谷道人,晚号涪翁)谪居黔州(彭水)时,用修建茅草房剩下的木料在一块十余平方米的巨石上建的一小亭。时值轩旁古榕结子满枝,又得悉夫人携儿子即将到彭水,高兴之余取杜牧《怅诗》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的“绿阴”两字命名并手书于亭。字体古拙厚重,散发着历史的沉香。

我每次路过这里,目光都会在此作短暂停留,有时还会到绿阴轩里坐坐,看看崖壁上虽然有些斑驳,但依然遒劲有力的石刻,侧耳聆听浪花翻腾的千年涛声。隔着时空,与涪翁来一次千年畅想,直至澄澈明净的月亮悄悄爬上摩围山的垭口才回家。

其实,初识黄庭坚,源于小时候在镇上用五分钱租来的一本名为《涪亲溺器》的连环画,说的是黄庭坚秉性至孝,自小侍奉父母极真诚而且无微不至,即使日后身为朝中显贵,仍亲自为母亲清洗马桶。所以在史书上,苏东坡赞叹他“瑰伟之文,妙绝当世;孝友之行,追配古人。”

历来文史不分家。真正读懂黄庭坚,还是从初涉两宋文学开始。他的高光时刻,应该是1086年的汴京,历史见证了北宋两个顶尖文人的相遇。这一年,高太后垂帘听政,黄庭坚被召回朝廷授秘书省校书郎。难得的机遇使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、秦观得以相聚,雅集苏门,结吟谈艺,形成了元祐文坛的繁荣盛况。黄庭坚比苏轼小九岁,当时并称“苏黄”,即便如此,黄庭坚依然保持对苏轼的敬仰,并以弟子之礼相待。这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是多么难能可贵。

高太后用短短九年时间,一手缔造了“元祐之治”,开创了宋朝最为太平、百姓最为安乐的时代。但是由于自身局限性,又一手酿成了元祐党争。随着高太后的薨逝,黄庭坚再次迎来人生巨变。1095年正月,王安石之婿蔡卞,宰相章惇指责黄庭坚所撰的《神宗实录》中隐没先帝良法美意,暗含讽刺,扣上“修先帝实录,类多附会开言,抵熙宁以来政事”的罪名,贬黄庭坚为涪州(今重庆涪陵)别驾,黔州(今重庆彭水)安置。

民风淳朴的黔州官吏对黄庭坚不以罪臣相待,太守曹谱等黔州官员与他来往,并在他们的关照下,黄庭坚修建了房屋,开垦了菜园。一切安置妥当后,黄庭坚便写信给他的四弟黄叔达,请他护送妻子和儿子到彭水。妻子石氏与丈夫黄庭坚团圆那一刻,千言万语竟无从说起。

初到彭水的黄庭坚发现当地文化教育非常落后。于是添置桌椅,在自己居住的摩围阁开办私塾。上午讲授四书五经,下午为自课,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,练习书法,有时晚上还要给学生讲授杜甫的诗,经常带学生亲近大自然。谪居彭水三年多的黄庭坚,虽然不参与州县公事,但仍然关心百姓疾苦,深受彭水人民爱戴。特别是面对“门生抱经来咨问”,他总是乐于为他们指明“进学富德”之途,为彭水培养了一大批诗坛后辈。宋绍兴年间,彭水人蹇敷考中进士,成为彭水历史上第一个进士;咸淳年间,彭水又有四人考中进士。这些与黄庭坚开办私塾大兴学风无不相关。

(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)